

從「九一八」到「七七」(下)

喬家才

關山煙塵記第一章

在武昌新機構任職

武昌的新機構早已成立，人事早已派定，我被派在軍事科處理華北各地拍來的電報。我來自敵後，深知敵後工作之艱難，每一件情報得來都不容易。每一個同志必須冒着生命的危險，才能完成他們的任務。所以我珍惜每一件報告，珍惜每一個字。有些同事們處理一件電報，認為不太重要，批以『存查』二字，就算完事。我不忍以存查二字來扼殺一件來自敵後的報告，我自己保存了十幾個卷宗，把沒有單獨處理價值的材料分類存起來，等上一兩天，經過一番合併剪裁的整理工夫，使無用的化為有用，使沒有價值的變成有價值。我又列了三四種表，把許多零零碎碎的東西分別填進表裏，就變成一件很好的報告，總之，我絕不爲了自己省點力氣，而隨便拋棄任何材料。

處理一件電報，最麻煩的莫過於錯字問題。一件報告常因電碼錯誤，譯不成文。錯字問題是怎樣發生的呢？因爲每一件電報都必須經過五道

手續：撰擬文稿、譯成密碼、發報、收報，再譯成文字。不論那一層手續稍有疏忽，就會造成錯誤。一件重要情報，因一字之差，所造成的後果，不堪設想，所以處理情報的人，不敢隨便修改一個字。查詢錯字，第一步先向譯電部門查詢，查不出來，再向電台去查。向譯電部門查詢的手續很簡單，在原電報上附一張字條，着傳令兵送去就成了，可是查一個字，可能攔上三四個鐘頭，而結果又不一定能解決問題。至於向電台查詢，頂快也要兩三天，一件報告會因失去時效，而成廢品。所以向電台查詢，勞而無功，非萬不得已，最好不要走這條路。我對錯字問題，經過仔細研究，得到一個比較有效的辦法。首先研究上下文，看看這個錯字可能是那些字，然後把可能的那幾個字寫出來，拿上電報，親自去譯電部門，請教專門負責改錯的高級幹部劉傑兄和李良駕兄，他們會放下其他工作，很客氣地立刻同我研究。如果在我認定可能的幾個字當中，有一個字對了三碼，只錯一碼，我們就斷定這個字是對的。如果對了兩碼，錯了兩碼，有時也可用。如果

我所假定的幾個字都不對，他們會照着他們所想的研究一番，也許會得到滿意的結果。

其次是地名，必須在軍用地圖上核對正確，然而從地圖上找一個沒有指明位置的小地名，非常吃力，往往要消耗十分二十分鐘。最傷腦筋的，要算綏遠省的地名，電報裏的名字，簡直在地圖上無法找到，因爲有許多地名，當地人稱呼同地圖上完全兩樣。爲了弄清楚一個地名，不得不打電話，詢問綏遠籍的朋友，有時費上個把鐘頭，還是弄不清楚。

任何一件工作，如果敷衍行去，真是輕而易舉，但是要做到確確實實，做到盡善盡美，就不太容易了。按照規定，我們每天上三次班，上午三個鐘頭，下午四個鐘頭，夜裏兩個鐘頭，一個星期祇休半天假。我因爲要處理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石家莊、太原、臨汾、綏遠、張家口、濟南、青島十個地區秘密電台拍來的電報，電報多的時候，一天多至一百件，我又不願意馬虎了事，所以規定的九個鐘頭，無論如何不够支配，必須上午提早一個鐘頭上班，夜裏延長一個鐘頭

，甚至兩個鐘頭，才能够把一天的電報處理完畢。可是工作時間越延長，工作效率越降低，而身體則越來越支持不住。我這樣工作着，結果吃了一次警告，說我在一個月當中發生過十五次錯誤，真是出力不討好，心裏好不舒服。當然我沒有坐辦公桌的習慣，一下子弄起筆桿來，疏忽的地方的確很多。比如綱領的綱字，往往寫成網字，而把防空網的網字，却又寫成綱字。這樣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時，不久以後，身體已經支持不下去，終於因神經衰弱而病倒了，只好請假休息。

四月三日漢口一家旅館的樓上，看晉城苗告寶（培成）師、壽陽李晉亭（汾）師和曲沃韓希

聖（克溫）師，忽然街上叫賣台兒莊大捷的號外，緊接着鞭炮也燃放起來。韓希聖先生像小孩子一樣衝動，興奮的蹦蹦起來，跑到窗口，把拳頭向窗外一伸，提高嗓子，喊了兩聲口號。作戰以來，我們第一次打了一個大勝仗，把敵人最精銳的板原第五師團，幾乎全部消滅。過了一天，漢口舉行盛大的祝捷大遊行，街上擠滿了人，人們都像瘋狂似的，拚命呼喊，我真不知從那裏來了那麼多的人，簡直把交通堵塞了，使你無法自主，隨着人羣，擁過來，再擠過去。我在敵後生活了八個月，受够敵人的窩囊氣，今天看到我們的勝利，算是吐了一口氣。

「我已經同梁先生談過了，」徐樹人先生從沅陵來到武昌，我們一見面，他就告訴我：「勸他不要組織政黨，假如他一定要組織的話，我首先同他脫離關係，絕對不參加他的新黨。」

「那麼梁先生對你的意見沒有採納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不是，他已經打消了組黨的意思，至少在抗戰期間，他不打算再談組黨的問題了。」

經徐先生介紹，我曾拜訪過梁漱溟先生。我對梁先生有一種印象，覺得他不像一個搞實際政治的人。一個政治家，不應該放過任何一個人，對任何一個機會，都應當下一番說服和爭取的功夫。可是梁先

生對我既沒有宣傳他的政治主張，又沒有介紹他的學術思想，冷冰冰的態度，愛理不理，連話都懶得講，好像欠他二百錢似的。像他這樣的人去做一個政治領袖，我真有些不敢相信他會有多大的成就。不過梁先生是已經成名的學者，信仰他的人既多，號召力量自然很大，如果梁先生真黨的，參加的人也許不會太少。所以在極需要團結的抗戰大時代，能够阻止一個政黨產生，的確很重要。徐樹人先生為國家做了一件極有價值，極其偉大的工作，可惜沒有人知道，他也成了一位無名英雄。

提起武昌，就會想到黃鶴樓，黃鶴樓同武昌好像分不開似的。因為黃鶴樓太出名了，有許多人只知道有黃鶴樓，而不知有武昌。唐崔顥詠黃鶴樓詩：

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
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

晴川歷歷漢陽樹，芳草萋萋鸚鵡洲。

日暮鄉關何處是？煙波江上使人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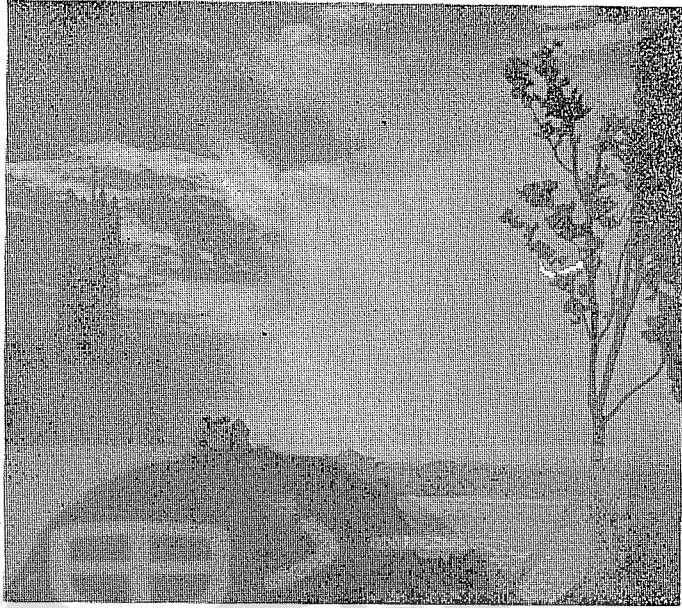
實際上今天的情景已與當年有些不同。蛇山的西端叫做黃鶴磯，現在關為首義公園。黃鶴樓建築在黃鶴磯的山頂上，從照片上可以看出以前的黃鶴樓，雄偉壯麗，現在黃鶴樓係舊樓傾圮，重新建築的。新樓不是按照舊的式樣建築，不中不西，非驢非馬，寒酸醜陋，俗不可耐，豈但黃鶴已去，連樓的面目也全非了。此地名為公園，實際上有點像北平的天橋，南京的夫子廟，嘈雜航僻，令人失望。登黃鶴樓，舉目四望，武漢三鎮盡收眼底。滾滾長江向東流去，永不回頭，真



抗戰時期與本文作者同在軍統局供職的同事好友劉啓瑞遺照，劉氏題作者所著關山煙塵記有句云：辛酸述往事，無語記從頭，賸將兩行淚，又向故人流。

不知「浪淘盡」多少「千古風流人物」。晴川閣已經看不見，而漢陽樹却變成了高聳的煙囪。黃鶴樓同首義公園雖然使人失望，可是公園裏的「大漢陳友諒之墓」和黃克強先生的銅像都不是普普通通的名勝古跡。陳友諒和黃克強都是

推翻異族統治的民族英雄，在這砲火聲中，更強大的敵人正在踐踏我們的廣大土地，殺戮我們的千萬同胞，來此憑吊民族英雄的古塚，瞻仰民國創造者的銅像，不是更有意義，更能鼓勵我們努力，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嗎？



黃鶴樓為湖北武昌最著名之勝跡，相傳費文輝登仙每乘黃鶴於黃鶴樓憩息，黃鶴樓聳峙江岸，風景秀麗，惟樓屢經火燬，大陸淪陷前所存建築奧略樓，早非昔觀，樓額為清張之洞所題，圖為黃鶴樓晚景。

在武昌遇到湖北劉培初兄，他是一位羣衆運動專家，正在担任軍委會總政治部的處長職務，主持工運。我們兩人成爲朋友，曾經有過一番曲折，俗話說

『不打不成交』，我們的友誼差不多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。民國二十五年夏天，戴先生派一個五人組成的視察團，到華北各地考察工作，並代表戴先生慰問所有的工作同志，培初兄担任團長。像這樣的一個組織，不論走到那裏，人們都把這些欽差大員當神一樣的歡迎，恭維尊敬。他們到達北平，較原定的時間提早了一天，雖然時間倉促，可是他們所需要的報告表冊，早已連夜準備妥當，等他們一到北平，我就遞給他們。視察團到達北平的第二天下午，我同世光約培初兄在中山公園吃茶，順便談談北平的工作。培初兄突然詢問我某一位同志的私生活，他所詢問的那些事情，我都不曾親眼看見過，我應當對我說的話負責，不能根據謠傳向一位視察團長提出報告，所以我的答覆是「不知道」。

培初兄回頭問世光，世光却一五一十說了許多，他聽完世光報告，對我說：

『我看你連話都不會講，簡直不如世光同志。』

『我很贊成劉先生的說法，』士可殺，不可辱，一位視察團長當着站書記，這樣批評站長，不但侵犯了我的尊嚴，也使我無法下台，我說：『的確，世光同志比我強的多。劉先生！你不是代表戴先生來華北視察工作嗎？就請你下一張條子，把我們兩個人的工作對調一下，我很高興世光來接替我的工作，我去担任站書記。』

這一下可把他難住了，當然他不能寫這樣的一張條子。大家沉默了大半響，才把話頭岔開，談到其他問題。

第二天我們訪問所有的外勤工作同志，事先我們約定好騎腳踏車，誰都沒有料到落起雨來，改乘汽車吧？目標太大，恐怕暴露工作。改乘人力車吧？按照排好的時間又來不及。打消訪問吧？勢必失信於所有的同志。因此，只好仍舊照着原來的計劃，騎上腳踏車，冒雨訪問。上午八點鐘離開北京飯店，先到北新橋，從那裏開始，經東西、東單，到達西單，正好十二點半鐘，在那裏吃午餐。午飯後，再向北行，經西四，新街口，折向後門、鼓樓，最後回到我的寓所，參加晚上歡迎視察團的宴會。滂沱大雨中，在北平城裏繞個大圈子，費了一整天時間，確實不是一件平凡的舉動，任何一個中央派出來的人員，都不會做這樣的傻事，培初兄却做了。天氣沒有阻止了我們原定的計劃，我們按照原定的時間訪問了每一同志。他們看到我們像一對落湯鷄，按時到達，的確深受感動。如此一位中央大員，給予每一個同志的印象太深刻了，對於每一個同志的精神

鼓勵，其效力之大，真是無法估計。我對他這種精神和作風衷心欽佩，他能排除了官僚作風，確實不是一個平常人物。

假定那一次遇到另一個同志，我準會吃暗虧的，因為我對培初兄的態度，要比他對我的態度

壞的多。誰知這一次在武昌見面，他對我却特別關心，我們變成最要好的朋友，我們的友誼就是從上面的不平凡的接觸當中建立起來的。

日本軍閥極大錯誤

敵人在戰略上鑄成一個極大的錯誤，如果我們攻下南京，溯江而上，直搗武漢，那麼我們在華中和中原的軍事部署就有些倉促了，可是敵人並沒有這樣做。他們攻下南京的部隊，北渡長江，向北進攻，企圖同華北的部隊會師徐州，打通津浦線。所以在民國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年）的幾個月，主要戰場集中在津浦的南北兩段。等到敵人在台兒莊吃了一個大虧，於是惱羞成怒，增加大批部隊，對徐州展開更積極的南北夾擊，河南的情況也就一天比一天緊張起來。為了準備河南淪陷以後，我們在那裏的佈置更為妥當，河南的工作隨着戰事的發展，越來越重要。

『大員！大員！』五月中旬在武昌遇到安徽劉啓瑞先生，我們雖是第一次見面，可是他對同志的親切態度，給我一種深刻的印象，他問我：『見過戴先生沒有！』

『還沒有，』我回答他。一到武昌就忙於自己的崗位工作，一天工作十二小時，精疲力竭，什麼也顧不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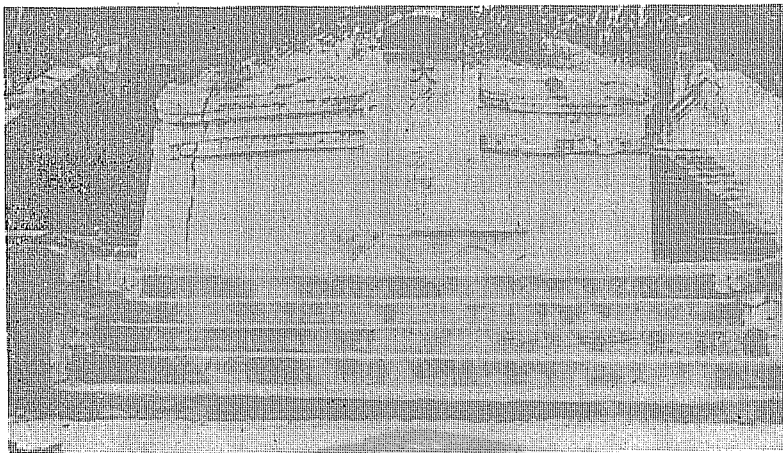
『應該見你的，大概他還不知道你已經回來，我去報告他。』

兩天以後，我接到通知，戴先生在漢口接見我。戴先生對於北平的情形，詢問頗詳。我除了報告詢問的一切，並且向他建議，應當建立一種

人事制度，先做一番人事分類，就所有同志適宜擔任的工作，造成一種人事分類名冊。關於重要幹部的委派，由人事科長，督察主任，核閱人事文件的秘書，根據分類名冊，開會決定後，再提戴先生選擇。他認為我的意見不差，立刻決定派我擔任秘書，專看有關人事方面的公事。可是我曾經看了一個多月情報，因為錯了十五次，吃過一次警告，怎麼能夠擔任秘書職務呢？於是我說明不長於這一項工作，希望擔任其他職務。最後他決定派我到河南去，督察那方面的工作。並且一再叮嚀，盡可能在隴海路的野鷄崗建立一部潛伏的祕密電台，這是一個臨時的決定。

徐州已於十七日失陷，敵人的侵略箭頭，沿隴海路指向西邊的開封和鄭州。時機非常急迫，而武漢方面派不出報務人員，必須到達河南以後，由在那邊專負佈置電臺責任的張我佛調派。我不敢耽誤時間，當天晚上辦好手續，第二天一清早偕同電臺督察花克強兄由漢口出發。克強兄專負督導電臺方面的責任，我則督察河南的全部工作，不過戴先生既然當面交代過，野鷄崗建臺很重要，我當盡力協助。

到達鄭州，天氣已經很晚，等到找着那邊的機關，差不多快九點鐘了。鄭州的最高機構係華北辦事處，專為佈置河南一帶的工作而設立的，由李葉超（葉）兄負責主持。我感覺到華北辦事處的同志們對我非常冷淡，從他們的態度中我深深地體會到，他們對我這個督察，有些睬都不願意睬的神氣。可能有些人以為擔任督察工作的人，專門在找人家的不是，增加人家的麻煩，所以



武昌黃鶴樓近處，有元末民族英雄陳友亮墓。

才有這樣的態度。不過我會想過，督察制度本身並不壞，如果專在消極方面挑剔別人，當然要惹人討厭。因此，我這次來河南，事先有一個打算，多做些積極的指導工作，少做那些消極的批評工作，經過一段時間，他們會了解我的。

鄭州停留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清早，趕緊上開封。這個時候，鄭汴間的火車已經停駛，但是還有不太舒服的卡車可供搭乘。我這樣急促地向東走，完全爲了爭取時間，完成野鷄崗建臺工作。誰知一個計劃，往往因意外的阻礙，而成畫餅。

到達開封，人的問題並不能馬上解決，因爲要想找一個能夠適合野鷄崗環境的專門技術人員，並不是說找就可以找得到，假如隨便派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同志，在敵人很快就要到達的情況之下，如何能够立脚呢？在等候張我佛兄物色人選的這段時間，正好先看看開封的工作，逛逛這汴梁古城。開封是五代和北宋的國都，歷史上的名城。

我很奇怪，雖然是初次到開封，但是對這座古城好像並不陌生，不知是一種什麼氣氛，使人有一種賓至如歸的舒服感覺。開封的吃食美好便宜，旅館乾淨舒適，與鄭州相比，簡直有天淵之別。開封的相國寺有點像南京的夫子廟，是開封的一個大市場，賣什麼的都有。到開封不能不逛龍亭，據說是北宋的宮苑舊址，但我看不出龍亭有什麼出奇，倒還是東北角上的鐵塔名不虛傳。這座一十三級的古塔，高聳裏帶些窈窕，看來非常秀麗，據說是北魏的建築，古色古香。

開封省會警察局長河南楊庭芳（蔚）兄爲我設宴洗塵，我第一次嘗到黃河鯉魚的佳味，堂倌

提來一尾足有三市斤的活鯉魚，讓大家看過以後，才去屠殺。在北平吃烤鴨子，也是先把宰好的肥嫩鴨子拿來讓你看看，再拿去上爐烤，他們的作風好像是一脈相傳。黃河鯉魚比不上南京鎮江一帶的鱖魚肉細味美，可是鱖魚是有季節的，而且時間很短，鯉魚則終年不斷，取之不盡。西餐是先吃湯，中餐則把湯菜放到最後；但是河南的筵席却先來一碗開口湯，有點西洋作風。

『這一次戰爭，一個軍長或師長陣亡，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』席間廷芳兄向大家說：『可是一個警察局長如果爲了守城而死，那將留名千古，我絕不放棄這個機會，決定要同開封城共存亡。』

廷芳兄智慧極高，認識深刻，我不但佩服他的見解，更佩服他有勇氣。在整個宴會的過程中，廷芳兄同警察局的幹部們都在討論守城的各種問題。戰雲密佈，這座古城已經面臨炮火的威脅了。

野鷄崗建臺問題，經過好幾天研究，最後決定把開封電臺的報務員調往野鷄崗，另外派人接替開封的工作。怎麼執行這個決定呢？花克強兄不願意再往西去，只好由河南站站长安徽岳燭遠兄同我去進行了。六月一日起個早，我們兩人分乘兩輛人力車，向開封進發。開封距開封九十華里，快到正午時分，開封已經在望了。我們在距開封城十里左右的一個村莊休息下來，打聽開封的情況。是一個上午剛從開封逃出來的人，在我們來到之前沒有多久才到達，他告訴我們：『敵人的砲彈快落到開封城裏了，當我出城時，城裏

早就沒有居民，只留下少數軍隊。我出城以後，城門已經關閉起來。』

我們沒有考慮什麼，趕緊離開村莊，再向前走。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淒涼的景象，除了隆隆的砲聲越響越亮，四野靜悄悄地沒有一點生氣，不但找不着一個人影，連一隻飛鳥都看不見。人力車伏突然把車停下，不再往前走，他寧願不要我們的車錢，也不跟我們去冒險，到開封去送命的確，我們已經看見，城的附近時而豎起灰暗的土柱，一會兒又消散成了漫霧。事實告訴我們，開封的失陷已經在指顧間，野鷄崗早已被敵人的鐵蹄踏過了，就算我們到了開封，又有什麼意義？我同燭遠兄只好不再向東前進，折返開封。事後想來，我們做了一件極愚蠢的事情。在那種情況之下，我們不顧一切，一直向着敵人往前走，萬一敵人派遣一支迂迴的部隊，繞到開封的後面，正同我們碰個正面，其結果如何？真是不堪設想。

鄭州之旅炸彈為噱

開封漸漸地變成一座危城，砲聲已經向它怒吼。敵人向西進攻得非常兇猛，三日早晨，開封城裏已經很紊亂，居民都感到大難即將臨頭，紛紛向城外逃走，不到半天工夫，已經變成一座空城。野鷄崗建臺既然無法達成，開封的工作業經看過，預備潛伏的同志也都見過面，我已無逗留的必要。聽說開封並不堅守，警察局已經奉到命令，準備撤退，看來廷芳兄與開封共存亡的志願也難以實現了。下午借到一輛腳踏車，踏返鄭州

沿途不時聽到由黃河北岸傳過來的大砲聲，公路很少行人，即使偶然看見一兩個人，也是慌慌張張的。我在夜色朦朧中到達鄭州。

離開鄭州也不過一個星期，誰知道鄭州更是人心惶惶，人們都準備逃難，往西往南的火車，擁擠不堪。鄭州不是一個決戰的地帶，看樣子，在必要的時候就會放棄，交通也維持不了多久。

葉超兄已經把我隨身帶的一隻皮箱運回漢口，後來聽說又運往長沙，終於陪伴着長沙大火同歸於盡。最可惜的，我的一隻照像機放在皮箱裏，一去不復返，我又沒有餘資另購一隻。照像是我一生僅有的嗜好，雖然照得不太好，把自己去過的地方拍攝下來，總是很有意思的，現在工具丟掉，只好不再照像了。

在武昌時也曾遇過幾次警報，但是距離投彈的地區老遠，至多感覺到一些輕微的地震，這次回到鄭州，却與炸彈為鄰，親身體會到炸彈的滋味。鄭州是敵人的次一目標，一方面攻打開封，一方面轟炸鄭州。我在空襲中，躲在田地裏，飛機從頭頂掠過，低的可以看清楚機上，猙獰面孔。一架敵機剛剛飛過去，又一架緊接着飛到頭頂，眼看着扔下兩個傢伙，向着我鑽下來，使我大吃一驚，以為這一下完蛋了。一眨眼，祇聽見，嘯！嘯！地震的像要翻轉來，距我身邊兩三丈遠，有一股黃土狼煙似的，一直向天上衝去。我的四週彌漫了黃土，眼都睜不開，我的頭上身上都是黃土，險些兒被黃土埋葬了。一股難聞的氣味衝進我的鼻孔，這是火藥氣味，戰爭的火藥氣味。

我們在河南的佈置情形，我已經全部清楚，請葉超兄通知各個單位，我將前往視察。我必須立刻採取行動，趕緊到各地看看，時乎不再來，時間上不容許我耽擱了。葉超兄同上海王嘯雲（鴻駿）兄、雲南李毓楨兄和電臺張我佛兄，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，居然在黃河以南地區建立了十六個單位，十六部電臺。一旦河南淪陷到敵人手裏，我們對於敵人的活動，可以瞭如指掌了。他們在如此匆忙短促的時間，完成這樣一件偉大的任務，工作效率達到頂峯。他們這兩個月，東奔西走，馬不停蹄地工作着，辛勞異常，我除了向他們表示無上的敬意以外，還有什麼話可說呢。

戰況繼續惡化，平漢車恐怕不能再目空一切地馳行於中原大平原上了，所以第一步是沿着平漢線往南走。平漢線上，鄭州以南有四個單位：許昌、漯河、駐馬店、信陽，鐵路東邊有兩個單位，周家口和潢川。因為平漢路是南北交通的一條大動脈，佈置在這一條線上的單位也特別重要。我必須爭取時間，在敵人沒有到達平漢路之前，看完這一條線上的工作佈置。到達許昌，正遇上下大雨，街道泥濘，泥漿足有兩寸深，簡直無法落足。本地人鞋子底下踩着高蹺，在街上晃來晃去，每一個人都好像踩着高蹺，在街上晃來晃去。許昌的情形同鄭州差不多，人心恐慌，則超過鄭州。謠言紛紛，越傳越多。人們都在傳說，開封已經失陷，主力攻打鄭州，但有一股敵人正向許昌衝來。這是很可能的，如果敵人先佔領許昌，切斷平漢線，鄭州勢將陷於孤立，容易攻取。

中國的馬其諾防線

我打算由許昌到周家口去，再從那裏折回漯河，可是這個時候，只有從東往西逃來的人，沒有一個打西邊向東去的人。要想雇腳到那裏，無論花多少錢，都沒有人肯去，只好打消了這個念頭，等待到了漯河以後再說。

從許昌到漯河，天仍舊下着雨。車上擠滿了人，滿到車箱的門外，幾乎要堆起來，要想擠上車去，簡直比登天還難。據說這是向南開的最後一列車，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，只好用右手拉住上車的拉手，腳踏在車箱的踏腳板上，左手提着一隻小手提箱，箱裏面放着密電本子，無論如何不能丟掉的。雨下的很大，大半個身體在車箱外面晃蕩，不得已，爲了遮避雨點，右手還得兼撐一把雨傘。這種奇特的乘車方法，非常危險，可是捨此以外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經過一站，我才勉強擠到車門口。人那麼多，擁擠到那種程度，而且是最後一列車，但是行車的秩序還是很好的，這種情形在過去是絕對看不見的，這是一種進步，就從這種進步來看，我們就有把握贏得這一次戰爭的勝利。

漯河位於沙河兩岸，西邊緊靠着平漢鐵路。沙河與汝河匯合，再向東流，至安徽阜陽，與穎河匯合。由漯河至蚌埠，可以行船，溝通平漢路與津浦路，所以漯河成了水陸碼頭，顯得格外活潑，風景也很美麗。漯河北邊五里，郟城縣城，相形之下，反而覺得有些遜色了。到了漯河，才

知道黃河巨流，從北向南，泛濫而來，剛好沖斷漯河通周家口的道路，所以周家口之行，只好放棄。

看完漯河工作，不再去周家口，下一目標就是駐馬店。駐馬店本來是一個小地方，那裏還經得起大轟炸呢？當敵人注意到平漢線，打算攻擊這一條交通動脈的時候，不知基於什麼理由，選定這一個目標，來了一次大轟炸。我看到的駐馬店是一片斷垣殘壁，瓦礫灰燼，一種滿目悽涼的悲慘景象，看了令人心酸。我一到駐馬店，就深深地體驗到戰爭的慘酷可怕，在敵人砲火直接摧毀下的城鎮，不知將變成什麼樣子。

信陽的情形很亂雜，三三五五穿軍服的人在街上游游蕩蕩，軍事機構到處皆是，一眼望去，確實是個戰時景象，這是許昌、漯河、駐馬店所看不見的。到信陽後，住在信陽組組長金少吾同志的寓所，那天夜裏，大約有一連人的部隊，砸開大門，闖進院子，蠻不講理，非強佔房屋不可，結果除去我們睡覺的房子，其餘堂屋、空房、廚房裏到處躺滿人，我們連門都不能出去。第二天他們走了，屋子被踏得一塌糊塗，有不少東西也被順手牽羊拿去，這樣一個部隊去打敵人，真是活見鬼。信陽屬於第五戰區，這些部隊都是從徐州撤退下來的。

信陽到潢川二百四十華里，有公共汽車通行，所謂公共汽車，不過是幾輛破舊大卡車，先裝上行李，再往上堆人，每一輛車上要堆裝三四十人。開車以後，震動搖盪，使每一個坐在邊緣上的人提心吊膽，生怕摔下汽車。潢水從潢川中間

流過，由一座石橋連接河兩邊的街道。潢水向北流入淮河，河中小船三兩，看起來，完全是江南風光。人民的生活習慣也同南方差不多，以大米為主食。潢川相當富庶，有很好的飯館，清潔的旅館。我到潢川以後，潢川組李組長慕林把我安置在一家旅館的樓上。這家旅館樓閣秀麗，風景優美。

徐州會戰後，第五戰區長官司司令部從津浦線撤退到潢川，這樣一個小地方，有這麼大的一個高級軍事指揮部，按理應當有個良好的秩序才對，可是事實告訴我，並不這樣。我持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的護照，是一個有身分證明的人。到達潢川的第二天，有三個身穿草綠色花達呢軍服，腳登黑馬靴的軍官闖進我的旅館房間，他們雄糾糾的，滿口廣西腔調，準是長官部的高級官員，聲稱他們要佔用這家旅館請客，要我立刻搬走，態度強硬，不是來商量，是來驅逐。我覺得僅僅佔了一個很小的房間，不會防礙他們請客，而且戰區長官司司令部的人不會不講理的。事先曾聽茶房說過，長官部的高級軍官們要來他們旅館裏賭錢叫女人，也許是他們看過旅館的旅客登記簿，認為我來自武漢行營，對他們胡攪爛賭，有些礙眼，所以非把我趕走不可。我沒有立刻搬走，不到半個鐘頭，來了一排軍隊，包圍旅館，說我是漢奸，硬把我捉走。這時我才明白，在這抗戰大時代，漢奸的帽子可以靈活運用，隨便給人戴在頭上，就可以把人捉去。我被送到一個上尉的房間，拘留了兩天，後來長官部政治部主任張任民同我談了一次話，說事情過去了，不必計

較，糊裏糊塗，把我釋放了。如果說臺兒莊打過一次勝仗，第五戰區長官部的高級軍官就應當如此橫行霸道，無法無天，蠻幹不講理，還是不打勝仗好些。要是再打一次勝仗，真不知胡鬧到什麼地步。我敢斷定，臺兒莊勝利是參加這一次會戰的部隊，用頭顱與熱血換來的，絕不是身穿花達呢軍服，腳登長統馬靴，就可以把板原師團嚇死的。經過這次波折，除在大城市，儘量避免住旅館，遇着這些驕兵悍將，真是「秀才遇見兵，有理講不清。」

從潢川折回信陽，平漢車已經直通鄭州，於是搭車北上。鄭州是平漢隴海兩路的交叉點，在平時，因為兩路的旅客如果要轉車，就必須在這裏落脚，所以旅館飯館的生意特別好，市面也顯得繁華熱鬧。抗戰以後，雖然往北往東都已停止通車，但是由武漢到西安，鄭州仍然是個交通中心。等到六月五日開封失陷，平漢車一度停止北開，使鄭州變成一座死城，人都逃往四鄉。當我從信陽回來的時候，除了車站附近，有些賣零食的小販，其他的街道上，冷冷靜靜，幾乎看不見行人，幾天工夫，就變成這個樣子，格外感覺到淒涼。葉超兄也剛從鄉間回來，大家見面，好像隔了幾個世紀似的，感慨萬千。

鄭州的朋友們對我的態度完全變了，不但親熱起來，連他們的私生活也不對我秘密了。我為了酬答屢次打擾他們，並表示慰勞之意，特地備了一桌酒席請他們，錢花得很有有限，可是公私情理都顧到了。這次到各處視察，每到一處，多半住在當地負責同志的住所，當然不好付給他們房

飯錢，即便矯情脫俗，學學外國人的作風，一定付錢給他們，但是他們並不是外國人，絕對不會接受的。所以我總是臨離開的時候，請他們吃一餐飯，代表中央機構慰勞他們，這樣一來，意義就很重大了。我覺得人與人相處，要是沒有人情味兒，那就味同嚼蠟了。我們給別人一種親切的友誼，比什麼都重要；所謂友誼，不是拿金錢可以買到的，更不是用權力可以獲得的。

開封失陷以後，黃河從中牟縣決口，本來打算切斷進犯鄭州敵人的退路，予以全部殲滅；大概是敵人看到情勢不對，免脫的很快，逃過這次厄運。黃河決口在戰術上雖然沒有成功，而在戰略上却是非常成功。此後六年間，敵人始終不得西侵，越雷池一步。使洛陽成爲華北的抗戰堡壘，保障了大西北的安全，並且指揮中條、太岳、太行三個區域的部隊，展開敵後游擊戰。還有更重要的一點，使河南變成敵後通往大後方的交通要道，敵區到後方的人們，由隴海路的商邱下車，起早到安徽的亳州，後來改在界首，渡過黃汎區，經漯河、臨汝，到達洛陽。經由這一條路線，逃來一批又一批的敵後青年，增加許多抗戰的新血輪；經由這一條路線，上海和華北的物資，一車接着一車湧進西北，解救了後方物資匱乏之虞，其經濟價值，尤難估計。黃河！對於抗戰的貢獻太大了，任何一條江河，都沒有像他那樣發揮過雄偉的防守力量，其作用遠勝於法國的馬其諾防線。

臥龍崗上武侯故居

在鄭州休息一個星期，整理報告，次一行動，就是視察豫西。隴海線上，鄭州以西有三個單位：汜水、洛陽、陝縣。離鄭州，乘隴海車西行，汜水站下車後，偕汜水組負責同志前往距離車站四五華里的一個小村莊。這裏的車站太小，佈置一部電臺不太妥當，爲了安全，離開車站是應該的。他們住在一間密洞裏，這一帶沒有房屋，居民都住密洞。提起密洞，就想起古人『穴居野處』。從前讀歷史，對於穴居，總有些費解，人不是獸，不是蛇，怎麼好居住在洞穴裏？現在來到汜水，才忽然大悟。原來我們的民族得天獨厚，天賜給我們一塊好土地，鄭州往西，黃河沿岸都是很厚很固的黃土層，這種黃土本地人叫做立土，土可以立，其性質不言可知了。密洞就是在黃土壁上掘一個洞，加上門窗而成。這種密洞式的房屋，多暖夏涼，住起來安全舒服。

汜水有一種特產，叫做柿霜餅，是一種灰白色的薄圓餅，用柿霜做成，其味甘涼。在我們家鄉，每逢迎神賽會，總有河南人去賣柿霜餅，大人們買一些，儲存起來，準備醫治孩子們的口瘡。柿霜係新鮮柿子製造柿餅時，發酵而成的白粉，柿霜餅既係特產，可見汜水的柿子樹一定也很多。

洛陽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名的古都，其建都長久，僅次於長安，歷東周、東漢、魏、晉、北魏、唐宋、五代的梁、唐，凡九百三十多年。可是現在呈現在眼前的洛陽，矮矮的土城，窄狹的街道，泥土的房屋。洛陽的宮殿，洛陽的名園，洛陽的銅駝，早被一千多年來連續的戰爭摧毀的一

乾一淨。洛陽也是古代的文化中心，豈但紙貴洛陽，孔子問禮於老聃，也在洛陽。洛陽，這古老的都城！一直保留着許多古蹟和名勝，既來洛陽，應當盡情一遊。

洛陽的古蹟和名勝：

城東二十五里的白馬寺，建築於東漢明帝時，爲中國最古老的佛寺。寺內有竺法蘭和伽葉摩騰的古墓，是兩位最早來中國傳教的印度高僧。寺北十多里處有兩個大黃土堆，是漢明帝和漢章帝的陵墓。

城北邙山也有許多古帝王的陵寢和將相的墳墓，因爲既不保護，又不修繕，不知經過盜墓者挖掘過多少次，已經是黃土一堆，再沒有什麼可看了。現在邙山的人，只是看看上清宮和呂祖閣，在那裏吃盃茶而已。

城西西工前爲中央軍校洛陽分校校址，當直系軍閥得勢的時候，吳子玉將軍開府於此，民國十三年慶祝五十大慶，各地前往祝壽的人非常多，康有爲做了一付壽聯：『百年功業才一半，八方風雨會中州。』以紀其盛。曾幾何時，經不起國民革命軍一擊，而告土崩瓦解。西工東北角爲晉石崇的金谷園遺址，除了偶然發現一兩塊破磚碎瓦，已經看不到什麼痕跡了。

城南是洛水，洛水上的新橋名林森橋，西邊的舊洛陽橋，即古天津橋，大部份已傾毀。宋邵康節先生走到天津橋上，忽聞杜鵑的鳴聲，於是歎息着說，天下將要大亂，他的理由是：『天下將治，地氣自北而南；將亂，自南而北。』過林森橋，洛河南岸的安樂窩是邵康節先生的故居，

李蔭翹老師的豫魯監察使署就在這裏辦公。順着公路，再往南走，可以看到一叢茂密的樹林，圍在紅牆以內，那就是關林。進門，前後有三殿，每殿都有關羽的塑像，第三殿後為關帝塚，即三國時曹操葬關羽的首級處，塚前有石碑坊，上書「英雄千古」四字。關林廟宇宏大，古柏參天。

再往南走，即為伊闕，距洛陽二十五華里，伊水由此經過，東西兩崖對峙如闕故名。香山寺在東崖上，西崖即龍門山，山上多石刻，有名的龍門二十品魏碑已經苔痕斑斑。龍門的石佛很多，然而比較山西大同的雲崗石佛，我覺得要差一些，可是龍門却比雲崗出名。因為雲崗在長城以外，地方偏僻，而龍門則位居中原，交通方便，在平緩路未築成以前，去雲崗很不方便，故遊雲崗的人，遠不如遊過龍門的人多。龍門石佛也同雲崗石佛一樣，遭受了同樣的艱難，許多石佛的腦袋被人砍掉，偷去賣給外國人。幸好奉先寺尚有完整的大佛三尊，兩邊站立的金剛，腿臂都表現出有力的肌肉線條，的確是最高的藝術結晶品。北魏這個北方的落後民族，在統治北方短短的百四十九年間，却創造出雲崗和龍門這樣偉大不朽的藝術雕刻，留給後人鑑賞和研究。

洛陽到南陽的一條線上，除洛陽外，有四個單位：臨池、襄城、方城、南陽。我計劃先看臨汝，再乘汽車，一直到南陽，回頭再看方城和襄城。

山中間，只有這一小段山坡上長滿翠綠的柏樹，顯的特別姣美。廟宇建築在剛好可以遮蔽的山中間，在山口以外不容易看得見，不過，風穴寺的廟宇遠不如卦山上的氣派雄偉高大。風穴寺旁有一個小山頂，上建一亭，名叫望州亭，站在亭上，向南望去，臨汝（原為汝州）縣城恰好呈現在山的缺口處。

一到豫西，我就有兩種感覺。華北各省建築房屋的形式，大都是四合院，一進大門，對面牆壁上有一個小小土地廟。我們家鄉每一家大門內的小土地廟裏，呆坐着一位三寸高的泥金土地翁翁，兩旁兩個二寸高的小鬼，面目猙獰。土地翁翁很寂寞地坐在廟裏，望着每一個進出大門的人。豫西每一家的小土地廟就不同了，土地翁翁身旁坐着一位花枝招展的年青土地奶奶，身穿五顏六色的衣裙，一隻三寸金蓮跪在另一條腿上，露出紅繡花鞋來，懷裏還抱着一個小娃娃，廟門口的兩個小鬼也是神氣活現。無疑的，豫西的土地翁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。同樣是土地，却有幸而不幸，我們家鄉的土地翁翁過着從軍式的單調生活，孤苦零仃；豫西的土地翁翁却准許攜帶家眷，多麼不公平呀！我想豫西人對於土地翁翁，尚且給他設計這樣一個溫暖的家，他們自己該不例外吧？大概因為豫西人的家庭觀念比較濃厚，擴而大之，使每一個村莊都結成一個堅強的堡壘。

這一帶道路兩旁石碑之多，為他處所罕見，南陽附近，石碑尤多，碑外用磚砌成高聳的碑屋。其實有幾個過路的人，有閒工夫，不去趕路，停下來，去拜讀這些碑文呢？不管你是旌表節婦，

還是為縣太爺記功，都與過路的人毫不相干。不過這些石碑確是好名的代表，也許因為豫西人比較好名，所以他們表現出來的力量也特別堅強。

南陽簡稱宛，位於白河西岸，周封伯夷後代於此，是為申國。春秋時楚滅申，改為宛邑，秦漢置宛縣，為南陽郡的治所。唐改為宛州，元以後改為南陽府治，這就是稱宛的來源。白河同縣境東邊的唐河向南流，至湖北襄陽，注入漢水。公路則北通洛陽，南達襄陽，東達信陽，西經西峽口，抵陝西的商南，而至西安，所以說交通便利。

河南事竣督察陝西

城北玄妙觀為元代的建築，觀內有園，山石玲瓏，亭閣佳妙，很有幾分像蘇州的獅子林。我沒有想到在南陽會看到這樣好的園子，恐怕在河南全省，也是首屈一指吧？可惜這樣好的花園，已經有些破舊荒蕪，大概是道觀的收入不好，經濟不太寬裕，地方上又不保護的原故。

城西南七里的臥龍崗，地勢比縣城略高一些，是諸葛武侯隱居的地方，也就是劉禹錫的陋室銘所說：「南陽諸葛廬」。崗上的武侯祠，建築很平常，殿前古柏蒼老，祠內碑石很多，有岳武穆所書出師表，碑拓出售。另一邊の後廳塑有劉玄德三顧時，與武侯坐談天下事的坐像，塑工很差。前面過廳裡，關雲長和張翼德並排坐着，好像在等候着劉玄德。在我所看見過的關公塑像，以此為最好，他的兩隻眼睛，近看彌成一線，遠

看則眼色頗有神氣，是一尊極好的塑像。武侯生逢亂世，隱居躬耕，若非劉玄德三顧，他將終身過着逍遙自在的生活，可是一旦爲人所用，不辭辛勞，七擒六出，以劣勢兵力和有限人才，保持偏安於一時，盡到士爲知己者死的責任，文天祥謂：『或爲出師表，鬼神泣壯烈』。可見武侯其人其文都是感人至深的。

從南陽折回方城，住了四天。這一帶許多人脖子特別膨脹，有的同腦袋一樣粗，有的脖子的肉向下垂到胸前，像是掛着一只肉布袋，看起來很不舒服。據說因爲食水內缺乏碘質，就會發生這種甲狀腺漲大的現象，那麼行政當局爲什麼不去補救呢？爲什麼任由他們奇形怪狀地活下去呢？對了！中國的官吏是在做官，做官是管人和要錢，老百姓的脖子粗與不粗，食水裏面缺乏什麼物質，干他們屁事。

由方城乘汽車到葉縣，已經正午了。我不打算在葉縣停留，可是由葉縣往東去，有路無車，雇脚又雇不到，只好使用我的兩條腿了。於是安步當車，沿著公路，向東走去。我走得並不太慢，走到天色已近黃昏，誰知只走了一半路程。兵荒馬亂，不再好走，祇好歇脚。幸好路旁就有一家路旁大飯店，專門招待過往的人們，推車的，挑擔的。這家飯店，前面是露天食堂，後面一間矮矮的泥土屋子，有門無窗，前後左右固若金湯，這就是旅客住宿的地方。這家飯店很公道，祇收飯錢，不要店錢，吃完饅和麵，給你一條破蘆席，請進矮土屋子，把蘆席舖在泥土地上，坐臥悉聽尊便。地上躺滿東來西往的人，汚土臭再加

上汗臭和脚臭，這三臭合而爲一的味道比阿妮亞何祇強烈十倍。不特此也，跳蚤肆虐，跳到身上，跳到頭上，跳進耳朵，簡直是人間地獄，實在無法待下去。我把蓆子拖出矮土屋子，睡在公路邊，河南的秋天並沒有太多的涼意。睡了不知多久，做了一個惡夢，一羣怪物叭！叭！叭！向我亂叫，向我進攻，用盡方法也趕它們不走。醒來，才知道是四週圍的青蛙在嚷吵。好不容易又睡着，偏偏天又落起雨來，不得已只好仍舊鑽進矮土屋子，挨到天亮，告別旅店主人，踏上東去的旅途。

襄城住了四天，看完工作，騎了一頭小毛驢，走到許昌，才又換上二十世紀的交通工具，北返鄭州。

河南的機構，除了鄭州開封，大部份是新建立的，所有的同志多半是新參加的，缺少經驗，不懂方法。我這一次來河南，與其說是督察，倒不如說是來訓練，比較名實相符些。每到一個地方，住上四五天，除了同每一位外勤同志談話，大部份的時間是同負責同志研究工作。我告訴他們，我們需要些什麼？怎樣獲得這些需要。我又告訴他們，怎樣處理已經獲得的材料？首先要辦白它的真偽，其次判斷它的價值，然後編撰成合乎需要的報告。一件情報必須具備時間、地點、人名和正確的數目字。我還告訴他們，怎樣應付敵人，怎樣保持安全。

在河南幾個月，跑了不少的路，說了不少的話，好像很辛苦，實際上很有意義，至少，我所看過的單位，要比沒有看以前健全了許多。每一

個單位的負責同志對於工作的認識和方法，有了一個起碼的了解，不會在處理工作上摸不着頭腦，或者費力不討好。最使我高興的，許多同志雖然新參加工作，經驗欠缺，但他們年青，有活力，有熱情，有認識，像洛陽魏組長毅生，南陽組閻組長俊士，方城組于組長華亭（榮岑），襄城組秦組長舞基，信陽組金組長少吾，都是很可愛，很優秀，不易多得的幹部。洛陽組的魏組長態度很誠懇，工作很認真，對於許多材料都整理的有條不紊，報告也編撰的得體合式，好像是受過訓練的，實際上是從處處留心，細心研究，認真確實所體會出來的。洛陽組電臺的周臺長召棠（汝修）對於報務工作非常認真負責，開始建臺，就注意到敵人佔領洛陽以後，怎樣使工作不受影響，所以把電臺偽裝隱藏起來，他們讓我找找看，結果找了半天，還是由他們指點我才找到。

敵人沿隴海路向西進攻，既然碰了釘子，於是主力南移，指向武漢。敵人的想速戰速決，我們則要長期抗戰；敵人的想擊潰我們的主力，我們的主力就避開敵人。敵人要佔我們的一城一鎮，祇要付出時間的代價，就讓它佔去。他們多佔一城一鎮，就必須分出一分兵力來防守這些城鎮，敵人的兵力有限，永遠佔不完我們的城鎮，他們佔了點線，面還得留給我們。

武漢不會固守，許多機構早已撤離，許多人正在疏散。我原打算河南的督察工作告一段落後，返回武漢一趟，可是當我回到鄭州，接到命令，不准再回武漢，河南工作完畢，即刻西去，督察陝西的工作。